

海南在中原人看来，不仅是海之南，还是天之南。同样的海之南、天之南，在今人看来是诗和远方；在古人看来，却是苦与蛮荒。这次春夏之交参加第九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从河南经江南到海南，一路向南。坐在飞机上，恰如庄子《逍遥游》所谓大鹏“背负青天，今将图南”。下飞机后第一次见识现实中的椰风海浪，自然很新鲜很兴奋；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想起苏东坡被贬海南，在风浪中坐船登岸的情景。书院论坛之旅，也转化为洗心朝圣之旅。

书院论坛在海南大学开幕及研讨，闭幕式移师儋州东坡书院，与会学者把对书院的思考带到了对东坡的景仰中。载酒堂院内，已经八十高龄的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研讨历代名家题咏。“鸿雪因缘”牌匾下，我见到宝岛台湾的林安梧教授，一脸的虔诚肃穆，默默对着东坡铜像三鞠躬。等他侧身退出后，我也默默伫立于东坡像前，倾听东坡的心语。河南的李可亭教授在文创商店买了一把折扇，特意请商家在扇面正反面分别题写“东坡书院”和“载酒问字”。他说回到中原，每当把玩折扇，就会浮现东坡的身影。钦帅泉边，不断有游人打水上来。我也特意打了一桶井水上来，青海的纳秀艳教授把手浸入水中，同行者也纷纷浸染传承着东坡文气的泉水，感受那一份穿越千年的清凉和秀润。上海的刘强教授写了七律《第九届书院论坛畅谈一日今晨赴儋州再会东坡》：“天涯海角且观潮，不系舟中自在摇。黎民饥溺何曾忘，天子昏庸耻见招。晚节尤坚夫子志，初心独慕陶公标。痴狂满世东坡粉，

我和曲家成的关系有点复杂，但也好捋。

读初三的时候，曲家庭，即曲家成的大哥，是我的物理老师，后来，包括复读一年，曲家庭又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他家最小的女孩曲育红，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二时的同班同学。初二结束，她好像接父亲的班上矿参加工作了。再有，就是曲家成曲育红的姐姐曲育珍我也熟悉，她比我三哥小一届，喜欢读书和写作，后改名曲鸣。作为邻居和文友，我叫她曲姐。

曲家成高我两届。小时候，我们并不怎样来往。我们虽然都住在粮站下片（居民区），但他家与我家隔着几趟房，距离不是很近。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春节除夕12点一过，我们这些孩子就会结伴去给邻居家的长辈拜年（无论两家关系怎样），走街串巷，仿佛一个拜年小分队。曲家成的母亲是一个善良和蔼的老太太，发髻高挽，面容慈祥，盘腿坐在靠南的火炕上，待我们鱼贯而入并依次伏地磕完头后，从糖果盒中抓起糖果分给我们，绝不像有



桃榔桃李春风暖

沈喜阳



海滨 李海波 摄

孰信真神可镇妖！”中间两联勾勒出东坡的伟岸形象。儋州书院管理处的王圣阳兄率先唱和，我的和诗说：“当年甲弩射江湖，何似天南地动摇。万里吾乡生有待，九州瀛海岛相招。桃榔庵里醒春梦，笠屐声中遗世标。惠泽千年光照耀，儒仙佛道鬼神妖。”王圣阳兄带我到书院后围墙一带，告诉我这里将规划建设东坡碑廊。

东坡到儋州后，“初赁官屋数间居之”，后受迫害被逐出官舍，于是买地造正房五间，披屋一间，“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其地“在南污池之侧，茂林之下”。这些

帮工而不求回报的人，不仅有黎子云和符林家子弟，还有从潮州来的王介石，连军使张中也参与挖地挑土。所谓“南污池”，就是南边的低洼池塘；“茂林”就是茂密的桃榔林。当东坡在桃榔庵里从朝廷的富贵春梦中醒来，他把目光投向身边的黎民百姓。我为儋州东坡书院题联：“桃榔桃李春风暖，玉宇琼楼夜月寒。”北阙朝廷的玉宇琼楼，高悬着一轮寒冷的夜月；而南国边地的桃榔桃李，却洋溢着温暖的化雨春风。这化雨春风，是东坡带来的。东坡把自己投入到昌明教化的千秋事业之中，“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

风俗，变化其人心”。东坡亲自教导的姜唐佐成为海南“破天荒”的第一位举人。东坡去世八年后，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符确脱颖而出。海南省博物馆的《海南进士一览表》中，明确标示出110位进士。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确实如此；若没有东坡，海南的人文蔚起还不知等到何时。王圣阳兄告诉我，桃榔庵旧址位于东坡书院西北边，两者相距三四华里，目前正在旧址建设桃榔庵东坡纪念馆；年底建成后，儋州又多一处东坡胜迹。

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给东坡的外在行迹带来转机。东坡被赦，他即将离开海南这片“热”土。东坡本生于西蜀，在海南四年实属寄居，但《别海南黎民表》却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这绝非通常意义上正话反说的写诗技巧，而是东坡放旷超然的内在精神的自然流露，也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大彻大悟的充分表达。绝大多数时，一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外在行迹；唯有极少数人能在无常的外在行迹中掌控自己的内在精神。当东坡在精神上达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境地，他才能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绝不是他的矫情，而是他内在精神境界的外在呈现。当东坡的内在精神完全超然于外在行迹时，外在的荣辱浮沉丝毫不足以动摇内在的平和安定，反而成为东坡提升精神境界的有力助推。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诠释了哲学家张载《西铭》的高论：“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

小卖店里卖的花生米、香肠、榨菜之类。其实，曲家成是不喝酒的，或者说很少喝，不轻易喝。不过那晚，我俩还是干掉了一瓶高粱白酒，就着年少的情谊，我们掏心掏肺，惺惺相惜，或者大放厥词。比如，他不甘心永远骑着一辆28自行车风雨无阻地往返于矿区乡村，我也不想技校毕业就彻底成为一名矿工，每天到千尺井下一二三班倒，即便是技术工人。我们有着自己的梦想：以笔为生。

师范毕业后，曲家成被分配到了上述村小。这很难让他安心工作。那段时间他坚决不坐通勤车（矿上去往附近村庄的车）上下班，宁愿骑自行车，这样也就不用按时打卡了，只要不耽误自己的课就行。

1985年，曲家成为了调回矿山子弟学校，费尽周折。甚至为此，还回到老家树基沟学校干过一段时间。前面说过，曲家成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且有着一定的美术功底，也喜欢写些东西，虽然不是什么所谓的文学创作，但一般性公文写作还是高于很多人的，不仅在学校，就是全县教育系统也是出类拔萃。1988年末，抚顺市某区计生委需要一名宣传干事，曲家成应聘成功，几年后成为一名年轻干部，再后来，当上了机关领导。而我也离开矿山到省城一家报社工作，每天读书，写作，编稿。在喧嚣的尘世里，我们，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地，起码心灵上如此。

现在算来，曲家成也快到退休年龄了吧？想起他，我最怀念的是那个油墨飘香的下午，不知道他还记得不。

我的朋友小成子

程远

些人家的大娘大妈，在你给她叩头拜祝时，不大理会，甚至还在和别人不停地抽烟唠嗑。当然，我们也不计较，更不是为了一颗糖果。我们结伴去拜年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今晚团拜完毕，次日再碰到对方时就不用再拜了，省事了，有些例行公事的意思。

也有人家不仅嫌我们这些孩子闹腾，还要发糖果，吃完年夜饭，干脆就把房门插了。拜年不成，或者说是没有得到糖果，又或者遭遇了看门狗的凶恶，有时也会拾起一块冻土疙瘩把他家门前的灯笼打灭。当然，这样的例子不多。

那几年镇上经常搞政治运动。曲家成的父亲是镇上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被打成右派，且为“牛鬼蛇神”之首，动不动就挂着一个牌子游街示众，纸糊的圆锥形高帽上画有牛头，我们这些下片的孩子紧追其后。这时，曲家兄妹，正躲在家里一角，眼含泪水。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曲家成的父亲去世，兄弟姐妹愈加团结、自强，一边侍奉老母，一边操持家务。有一年冬天，曲家成和哥哥曲家庭上山砍柴，后者回来拉着爬犁过河时不慎摔倒，额头竟将坚硬的冰面磕裂！

和曲家成逐渐密切起来，大概是我上技校以后，彼时他已师范毕业，分配在苍石乡一个村小当老师。门坎哨距红透山矿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我们都住在矿山职工宿舍，每天，曲家成骑自行车上下班，我们经常碰面。晚饭后，彼此串个屋，交流一下感情也是常有的事。用曲家成的话说：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友谊。

那时，我正在参加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书法学习。为了节省宣纸，我常在旧报纸上练字，报纸上没有米字格，也不透明，不能摹写。一天，曲家成对我说，你到我们学校来吧，我帮你印。于是，我就带了很多旧报纸，跟他骑着自行车去他们学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把油印机搬到操场上的乒乓球水泥台上，一人把报纸四折剪裁，一人用铁笔在蜡纸上划下6个米字格，开始油印，然后一叠叠整齐地落在乒乓球台面上，用砖头压住。清风徐来，整个校园飘着淡淡的墨香。

大概是忙活了一个下午，我们才骑自行车回到矿上。

后来，那个下午如电影慢镜头一样经常在我记忆里回放。

那晚，我们买了熟食、酒菜，在我的宿舍里吃喝。说是熟食，无非就是